

初中學生文庫

註釋國文副讀本

上冊

編者 孫怒潮



中

註釋國文副讀本 上冊

一 珠江散記二則

虎門

船到虎門外，因為領港的不曾來，便泊在那兒一天有半；怪膩煩的，我似乎要詛咒這種生活了。可是船到虎門以後，我便將以前所得的苦悶，散瀉得乾乾淨淨。

真不愧是「虎門」兩字，這是多麼險峻的一個形勢啊！矗聳山峯之間，夾着一帶滾滾的長流。山峯是一排排沿江壁立，把個江水監視得十分嚴固。在兵家說是要塞，在遊客們看來卻是莊嚴雄厚，具有俠骨的山水。

山上是一個個的小洞，洞裏據說是一尊尊的大礮。每個形勢險要的山，都有如此的設備。有的山頂上面有房屋旗幟，有的上面蓋了茅亭，有的築了堡壘。

船在虎門夾道中駛去，猛然看見對面堡壘上幾個擘窠大字，上面寫着「帝國主義」

是洪水猛獸，「打倒帝國主義」字樣。大字原不希罕，在上海，「當」「押」「醬園」一類的字，每條街上都是熟見的；但那些字連續起來，漫說是大，便是六號小鉛字，看了也有些觸目驚心呢！

有幾個青年，情不自禁地對着大字歡呼，喝采起來，像是找得了新生命似的。

駕孃

船到了白鵝潭，便和幾個萍水相逢的朋友，一共僱了一隻小艇，駛向長堤：這是夜晚亥刻時分了。

這時正好下點微雨，濛濛地飛向襟上來，江上燈光熒熒，櫓聲欸乃，此時我乃入了詩境。

除了撐篙的以外，其餘四個搖櫓的都是女子。伊們的勇敢不讓於男子，而六寸以上的圓趺，更引起了我的愛慕。愛慕伊們善用其足，不像我們的裹屍一般蹶喪在鞋裏襪裏。我的視覺可以幫助着嗅覺，證明伊們的腳，除美以外，雖不見得真如抒情詩人所說的那般有肉香，至少總全無鬱結着的汗臭。

雨很大了，還夾着冷風，伊們從船艙裏取出簑笠來，戴在頭上，赤着的腳，在微光裏覺得更滑澤。伊們的步武和諧地跟着有節奏的櫓聲前後左右走着，共談家常，閑情自適，在翕和的氛圍氣裏溯江而南，長堤在望了。

不料南方氣候，竟是這般寒冷，甚至凝住了我底心！

節選珠江散記——倥傯

註 [1]王世穎(1893——)，字新甫，福建閩侯人。著有倥傯等。

二 黃河上

孫伏園

火車出直隸，南境，就見兩旁田地，漸漸腴潤。種植的是各物俱備，有花草，有樹木，有莊稼，是治森林花園田地於一爐；而鄉人廬舍，即在這綠色叢中，四處點綴，這不但令人回想江南景色，更令人感到黃河南北，竟有勝過江南景色的了。江南的景色，全點綴在一個平面上，高的無非是山，低的無非是水而已，決沒有如河南陝西一帶，即平地而亦有如許

起伏不平之勢者。這黃河流域的層層黃土，如果能經人工布置，秀麗必能勝江南十倍。因爲所差只是人工，氣候上已毫無問題。凡北方所不能種植的樹木花草，如丈把高的石榴樹，一丈高的木槿花，白色的花與累贅的實，在西安到處皆是，而在北地是得未曾見的。

※

※

※

※

※

黃河的河牀高出地面，一般人大都知道的，但這是下游的情形，上游並不如此。我們所經陝州到潼關一段，平地每比河面高出三五丈，從船中望去，似乎兩岸都是高山，其實山頂就是平地。河牀是非常穩固，既不會氾濫，更不會改道，與下游情勢大不相同。上游的河岸，雖然高出河面三五丈，但土質並不堅實，一遇大雨，或遇急流，河岸泥壁，可以隨時隨地，零零碎碎的倒下，夾河水向下流，造成河牀高出地面的危險局勢；這完全是上游兩岸沒有森林的緣故。森林的功用，第一可以鞏固河岸，其次最重要的，可以使雨水入河之勢轉爲和緩，不至挾黃土以俱下。我們同行的人，於是在黃河船中，彷彿「上墳船裏造祠堂」一般，大計畫黃河兩岸的森林事業。公家組織，絕無希望，故只得先借助於迷信之說，云能種樹一株者增壽一紀，伐樹一株者減壽如之，使河岸居民踴躍種植。從沿河種起，一直

往裏種去，以三里爲最低限度。造林的目的，本有兩方面：其一是養成材木，其二是造成森林。在黃河兩岸造林，既是困難事業，灌溉一定不能周到的，所以選材只能取那易於長成不需灌溉的種類，即白楊、洋槐、柳樹等等是已。這不但能使黃河下游永無水患，簡直能使黃河流域盡成膏腴，使古文明發源之地再長新芽，使中國頓變一個推陳出新的局面，數千年來夢想不到的「黃河清」也可以立時實現。河中行駛汽船，兩岸各設碼頭，山上建築美麗的房屋，以石階達到河邊，那時坐在汽船中，憑眺兩岸景色，我想比現在裝在白篷帆船中時，必將另有一副樣子。古來文人大抵有治河計畫，見於小說者如老殘遊記與鏡花緣中，各有洋洋灑灑的大文。而實際上治河官吏，到現在還墨守着「搶堵」兩個字。上面所說也無非是廢話，看作「上墳船裏造祠堂」好了。

節選伏園遊記

註「一」孫伏園，浙江紹興人，曾任北平晨報、京報、南京中央日報副刊編輯，著有伏園日記等。

「二」今海北

省。「三」古有「聖人出則黃河清」的傳說。「四」清劉鶚作的小說。「五」清李汝珍作的小說。

三 金沙江〔一〕

東川巧家〔二〕

丁文江〔三〕

六

我於民國三年六月二十日下魯南山到了岔河。這是屬雲南巧家的村子，從會理向東川的大路，是由岔河向東到大橋，再向東南到蒙姑過金沙江，經過江東的那姑到東川城。如此不但路近而且比較的好走，因為蒙姑在象鼻嶺的下游，所以只過金沙江，不過小江。二來那姑在東川的西北，已經到了古牛寨大山的北頭，山不甚高。但是我要到東川巧家所屬的銅鑛上去的。所有的銅鑛都在大路的南面，所以不走向東的大路，改了向南經發窩到鐵廠。在岔河找人引路竟沒有人肯去，——從苦竹官村保護我過魯南山的兩個猓獍，當然是要回去銷差，不能再送。沒有法子，問明白方向沿途走去，一直走到半路上的窄路等才找到鄉導。

西南幾省，各縣的界線往往很不天然，這一縣的村子，有時陷在鄰縣的裏面，與本縣的地方完全不相連續。例如岔河已經屬雲南巧家，在他東面的大橋反屬會理，發窩則附

屬於大橋的安土司。這都是因爲各縣的界線原是各土司土地的界線。土司是封建式的地主，所屬的土地又因爲戰爭，承繼，婚姻種種的關係，不免分裂。結果是甲土司的屬地混在乙土司的境內。這叫做「插花」，是地方行政上的障礙。

雲南東山的銅鑛，全在小江與金沙江之間的三角地帶，尤其在大雪山的北坡。惟有鐵廠在金沙江的西岸。但是這是各廠中出產最低的廠。我到那裏的時候，許多老硿已經衰歇，可以看的東西很少。只有在發窩和鐵廠的時候，我走上望鄉臺，大銀廠兩條梁子頂上測量地形，觀察很有趣。在這兩處不但都望得見魯南山，而且可以看見七八十公里以外在會理西北的龍爪山。向東看的時候，江東的大山當然可以看見，尤其是古牛寨大山，高出衆山之上，容易認識。大雪山則因爲許多山尖高度相等，峯的個體不容易區別。金沙江相距不過二十多公里，都看不見——只能沿大橋河谷看去，望見江兩邊峭壁下削，造成峽江的形勢。在大銀廠向東望，又可以知道所謂大麥地梁子，已經不是如大銀廠望鄉臺的整齊；大橋河，鐵廠河和南邊的一條短的巖壩，河把牠切成成功幾段。平均的高度也較大銀廠望鄉臺稍低。

從鐵廠到江東岸銅鑛去，應該順鐵廠河向東南在沙坪子過江到拖布卡。我因為聽說沙坪子南四公里有個鹽井在江邊上，要去看看。從沙坪子去，陸地沒有路，沿江去是上水，而且在沙坪子未必找得着船，遂決意從鐵廠走大麥地小路，直到鹽井。這條路極其難走，馱行李的騾馬恐怕去不得。但是從鐵廠到鹽井，雖是不過二十六公里，從鐵廠到大麥地梁子，要上九百公尺；從大麥地到鹽井，要下二千公尺。沿路還要測量，一天是萬萬走不到的。半路上人家極少，沒有地方可住，一定要帶上帳棚。於是把大宗的行李用牲口馱着，一直向沙坪子過江去到拖布卡等着。我自己只帶兩個騾子馱着帳棚及必需的東西走小路向鹽井。第一晚在大麥地梁子頂上打野。上到頂梁的時候，天還沒有黑，望的很遠向東望得見二千二百公尺深的金沙江。並且看見江中心的石頭——著名的將軍石和江心石。向南望得見普渡河的深谷。靠江邊還有許多綠色的樹木，夾着灰色的石頭。再上巖石變爲紅綠色，樹木完全沒有了。到了對岸的二千公尺，岩石又變爲黃色。紅黃色的江水在一條狹槽子裏面流着，兩邊是一千多公尺的峭壁，真是天下的奇觀。

晚間睡在帳棚裏，很是舒服，不料半夜裏下起大雨來，一直到早起才歇。別的不要緊，

帳棚被雨浸透了，異常的沈重，原來的騾子馱不動了。這本是常有的事。尋常都是臨時雇人擡。在大麥地雇不出人來，而且要下大陡坡，更是困難。幸虧有兩個騾子，都馱得不重，只好把零碎東西解下來，叫馬夫和鄉導幫着措。一個騾子馱帳棚，一個帶馱帳棚的桿子。遇見難下的坡，兩個人伺候一個騾子，一個在前面拉着繮繩，一個在後面捉住尾巴，慢慢向下移動。路不很遠，走了大半天，也就到了。

我仍然是一個人，在後面走的。走出大麥地，路完全在山脊上，高度總在二千八百公尺左右，並沒有多大的起伏。走了八公里，路忽然向下。到中梁子，兩公里半，下八百公尺。從中梁子向南，路又忽平。不久又彎彎曲曲的向南下。走了四公里，下了二千公尺，才到江邊。然後路轉了向東，在離江水四五十公尺的坡上走。路是從陡坡上鑿開來的，寬不過五六尺。許多地方又新被水沖壞了，缺缺凹凹，極其難走，而且越向下走，溫度越高。在中梁子，下午一點鐘，溫度不過二十四度；下到江邊，下午四點鐘，溫度到了三十三度。江在一個極深的峽谷裏面，下午四點鐘已經看不見太陽。四點半走到鹽井，天已黃昏，我揹着許多儀器，穿着秋天的衣服，渾身都被汗溼透了。

到了鹽井一看，是一條狹而長的小街，一共不過幾十家子。大多數沒有房子，住在岩裏洞街離江水還有十多丈，用的吃的水都得挑上來。吃當然是不可少的，用則就不能不節省了。但是天氣如此的煩熱，終年終日要出汗的。於是我看見很奇特的洗澡的法子。許多男男女女赤着上身聚在街心裏，一木桶的水，女人先替男人洗；洗完了，男人再替女人洗。因為水是太可寶貴的，洗的時候不可不小心保存。巖洞裏太暗，點火費錢，只好在街上。街上太狹，帳棚支不起來，我只好在一個破廟裏。屋頂大部分沒有了，我睡在床上可以看着天上的星。飯米是我們帶來的。此外一點任何菜都買不出來。

這幾十人家，都是靠煮鹽生活。鹽水是開井得來的。用石頭砌許多淺的槽子，裏面鋪滿沙子，然後把鹽井水倒在槽裏，晒上兩天，連沙子刮起來，裝在木桶裏。桶旁邊有一個小管子，沙子沈在桶底，鹽水慢慢的從小管放到鍋裏。鹽是惟一出產，也是惟一的貨幣。馬夫來告訴我，一斤鹽換九斤柴火。連他們買草鞋都是講多少鹽一雙！

節選漫遊日記二十——獨立評論

註「一」長江之上游，或稱金沙江，北金沙江，以產金沙，故名。又稱麗江。源出青海極西巴顏喀喇山。

丁文江（1886—），江蘇泰興人，地質學家。曾任北平地質調查所所長，現任北平博物學會會長。著有民國軍事近記，徐霞客年譜等。〔三〕東川，巧家，皆縣名，屬雲南。〔四〕會理，縣名，屬四川。〔五〕蠻蠻，種族名，分布雲貴等處。以黑爲貴種，稱烏蠻；白爲下種，稱白蠻。〔六〕明清時領有番苗蠻之地，世襲其職者也。設一官治理，謂之土官。後以改土歸流，今雲南廣西等省尙有之。

四 泛舟瀟湘記

黃之雋

自湘潭之衡之永至全州，溯西南逆江水而行，永州以下爲湘水，以上爲瀟水。

其水曲折與岸往復，舟中環顧，疑若四面俱斷。既繞而出，直不咫尺，旋又曲去。迴視後舟之帆，若從岸上來者。帆之風，乍順，乍逆；窗之日，乍左，乍右。東南西北，步步易嚮。故行瀟湘間日最久。江水澄澈，經冬縮潦，清激彌甚，石子磊落於江底，色色呈露，酈注柳記「不誣也」。

既淺而流益駛，岸腳石齒錯伏豁闢，水激其齟，潺潺淙淙，厥響維厲，以警新客。水之概，衡永間如一，而山則衡州之南嶽七十二峯也。綿數百里，如雲罨半天。至永州，諸山極皺秀。

瘦透之致。緣岸相逐，江泉水步，都無坦碕；危巖壁削，怪石森豎。青黃黛綠，隨色所現，如倚如墜，如垣如堞。漁舟泊雨於嵌空之下，茅舍砍煙於坳突之上，便疑方壺員嶠，去人非遠。長林灌木，紅葉翠柯，濃染密綴，不因寒損。其餘平沙荒渚，淺蕪衰草，皆具騷楚之象。時有積雪，襍積於遙峯連阜之間，峭竒邃冷，描繪轉勝，遊目四望，畫屏隨面而列……

選自國朝文錄

註

〔一〕黃之雋，清休寧人，康熙進士。著有磨堂集、香屑集等書。

〔二〕鄺注，指鄺道元水經注。柳記，指柳宗元

永州八記。

〔三〕方壺，員嶠，仙山名，見列子。

〔四〕騷楚，指屈原所作之離騷。

五 鹿田聽雨記

謝翱

鄉余見南嶽僧，言嶽頂望日出海，看雲生樹石，與巖屋聽風雨，夔異人世，嘗疑其言之過。比遊金華之北山，宿東西鹿田，夜聞風雨聲，潏鬱淅隘，琤琮澎湃，淅淅浮浮，泠泠寥寥，或散或哀，或赴或休，或激或射，或淩或灑，或沈而注，或益而溢，其過虛若乘，其擊實若盈，其

舉朽若勝；而振於葉也若憑，其赴於壑也若崩；其回旋於空，而薄乎軒窗也，若濤風擊舟，而擁於敗罟；是不可行而詰其名也。

蓋其地近洞天，山川鬼神，虎豹蛟龍，蟲蛇罔象，煙雲水石之所聚，故聲鬱而不散。其石虛，窾_{〔三〕}竅堦坳，析圈洼臼，崕崕口鼻之所出，故其聲汨以深。其林木蘂_{〔四〕}靡，枯新堅脆，榮實癭_{〔五〕}液之所生，故其聲泛以嗇。其勢之來也殊方，其席而怒也殊力，其散而遊於物也殊值，故能若無若有，萬變而不窮。而畸人孤子，抱膝擁衾，感極生悲，而繼之以泣，故其聽也獨真。於是信鄉之所聞於僧者不謬。

然僧之聽乎此，與人世異；而吾之聽此，復與僧異。知吾與人世與僧之所以爲異，則此遊將必與吾不異，而深知此聲者乎！是爲記。

選自啼髮集

註 「一」謝翱，字皋羽，宋季長溪人。嘗爲文天祥諮議參軍，晚號啼髮子。著有啼髮集。「二」哀，音杯，聚集的意思。

「三」窾，音款，空虛的意思。「四」蘂，音委，草木花敷貌。「五」癭，音影，頸上生瘤曰癭，木上隆起者亦曰癭。

六 紅海上的一幕

孫福熙〔一〕

太陽做完了竟日普照的事業，在萬物送別他的時候，他還顯出十分的壯麗。他披上紅袍，光耀萬丈。雲霞布陳，換起與主將一色的制服，聽候號令。盡天所覆的的大圓鏡上，鼓起微波，遠近同一節奏的輕舞，以歌頌他的功德，以惋惜他的離去。

景物忽然變動了，雲霞移轉，歌舞緊急，我戰戰兢兢的凝視，看宇宙間將有何種變化；太陽驟然躲入一塊紫雲後面了。海面失色，立即轉爲幽暗；彩雲驚懼，屏足不敢喘息。金線萬條，透射雲際，使了領受最後的恩惠，然而他又出來了。他之藏匿，是欲緩和人們在他去後的相思的。

我俯首看自己，見是照得滿身光彩，正在欣幸而慚愧，回頭看見我的倩影，從船上投射海中，眼光跟了他過去，在無盡遠處，窺見紫幃後的圓月。豈敢信他是我的影迎來的！

天生麗質，羞見人世，他啓幕經步而上；四顧靜寂，不禁遲回。海如青絨的地毯，依微風的韻調，而抑揚吟咏。薄靄是紫絹的背景，襯托皎月，愈顯丰姿。青雲侍側，桃花覆頂，在這時

候，他預備他靈感一切的事業了。

我漸漸的仰頭上去，看紅雲漸淡而漸青，經過天中，沿弧線而下，青天漸淡而漸紅，太陽就在這紅雲的中間。月與日正在船的左右，而我們是向正南進行——海行九天以來，至現在始辨方向。

我很勇壯，因為我飽餐一切色彩；我很清醒，因為我暢飲一切光輝。我為我的朋友們喜悅；他們所屬望的我在這富有壯麗與優秀的大宇宙中了！

水面上的一點日影漸與太陽的圓球相接而相合，迎之而去了，太陽不想留戀，誰也不能挽留；空虛的舞臺上惟留光明的小雲，在可羨的布景前閃爍，聽滿場的鼓掌。

月亮是何等的圓潤呵，遠勝珠玉。他已高升，而且已遠比初出時明亮了。他照臨我，投射我的影子到無盡遠處，追上太陽。月光是太陽的反照，然而他自有風格，絕不與太陽同德性。涼風經過他的旁邊，裙釵搖曳，而他的目光愈是清澈了。他柔撫萬物，以靈魂分給他們，使各各自然的知道填入詩句，合奏他新成的曲調。此時惟有皎潔，惟有涼爽，從氣中，從水上，縹緲字內。這是安慰，這是休息。這樣的直至太陽再來時，再開始大家的工作。

選自歸航

註「一」孫福熙，字春苔，浙江紹興人，現任杭州國立藝術專門學校教授。著有大西洋之濱，山野掇拾，歸航，北

京乎，三湖遊記，春城等。

七 速寫

M D C

沿池子的水面，伸出五個人頭。

因為池子是圓的，所以差不多是等距離地排列着的五個人頭便構成了半規形的「步哨線。」正對着池子的白石岸旁的冷水龍頭。這是個擦得耀眼的紫銅質的大傢伙，雖然關着嘴，可是那轉柄的節縫中卻蚩蚩地飛進出兩道銀線一樣的細水，斜射上去約有半尺高，然後亂紛紛地落下來，像是些極細的珠子。

五歲光景的一對女孩子，就坐在這個冷水龍頭旁邊的白石池岸上，正對着我們五個人頭。水蒸氣把他們倆的臉兒薰得紅噴噴地，頭上的水打溼了的短髮，是墨黑黑地，肥